

Globalisation,
Democracy and Terrorism

By Eric J. Hobsbawm

終結帝國
神話時代的正義聲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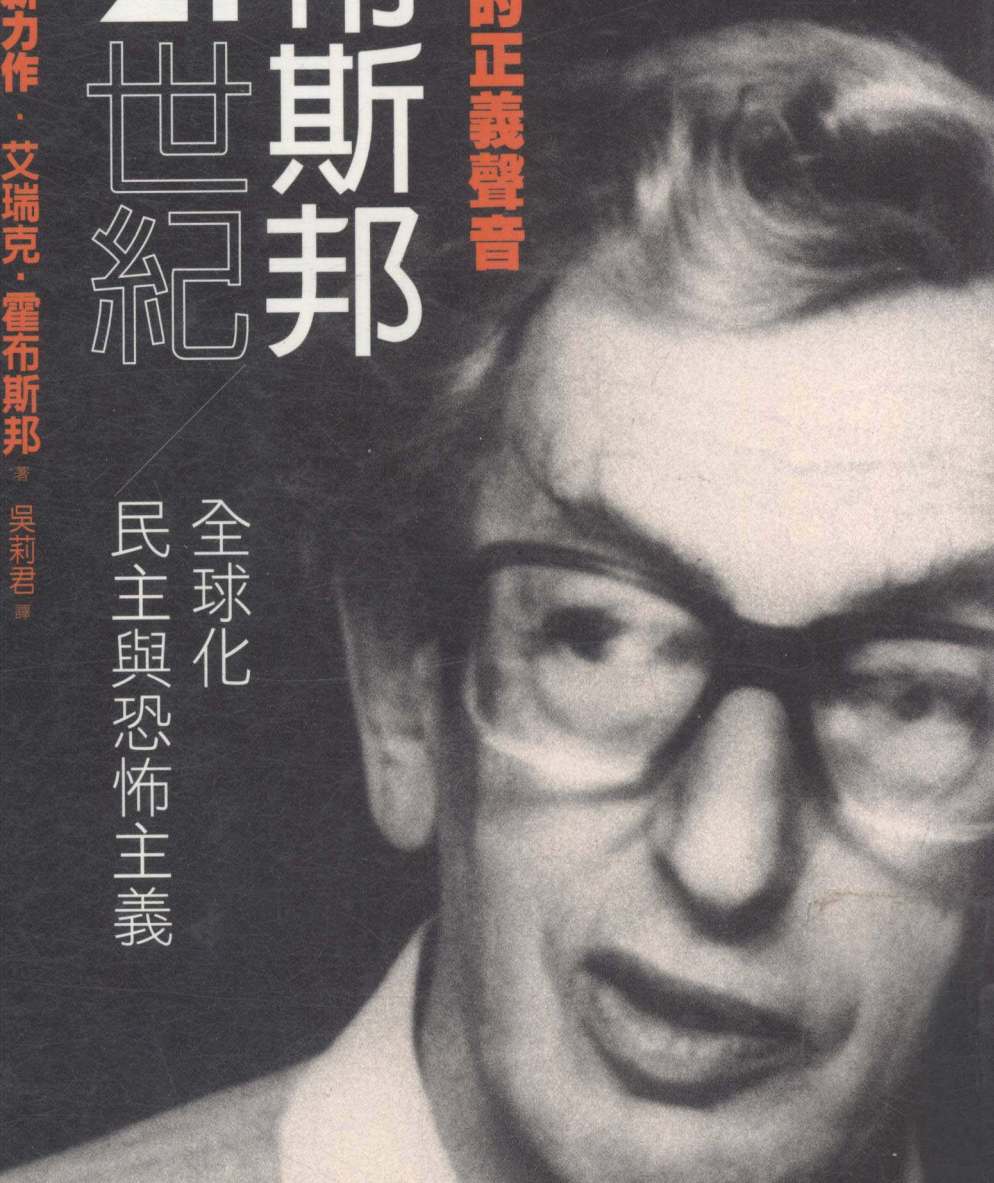
霍布斯邦 看21世紀

全球化

民主與恐怖主義

二〇〇七年最新力作・艾瑞克・霍布斯邦

著
吳莉君 譯



Globalisation, Democracy and Terrorism by Eric Hobsbawm
Copyright © Eric Hobsbawm 2007
All rights reserved.
Complex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08 by Rye Field Publications,
a division of Cité Publishing Ltd.

歷史選書 55

霍布斯邦看21世紀：全球化，民主與恐怖主義 *Globalisation, Democracy and Terrorism*

作者 艾瑞克·霍布斯邦 (Eric J. Hobsbawm)
譯者 吳莉君
責任編輯 余思、胡金倫
副總編輯 胡金倫
總經理 陳蕙慧
發行人 涂玉雲
出版 麥田出版
城邦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00台北市中正區信義路二段213號11樓
電話：(886) 2-23560933 傳真：(886) 2-23516320；23519179
發行 英屬蓋曼群島家庭傳媒股份有限公司城邦分公司
104台北市中山區民生東路二段141號2樓
客服服務專線：(886) 2-25007718；25007719
24小時傳真專線：(886)2-25001990；25001991
服務時間：週一至週五上午09:00~12:00；下午13:00~17:00
劃撥帳號：19863813；戶名：書虫股份有限公司
讀者服務信箱：service@readingclub.com.tw
麥田部落格 <http://blog.pixnet.net/ryefield>
香港發行所 城邦（香港）出版集團有限公司
香港灣仔軒尼詩道235號3樓
電話：(852) 2508-6231 傳真：(852) 2578-9337
E-mail: hkcite@biznetvigator.com
馬新發行所 城邦（馬新）出版集團【Cite (M) Sdn. Bhd. (458372U)】
11, Jalan 30D / 146, Desa Tasik, Sungai Besi,
57000 Kuala Lumpur, Malaysia.
電話：(60) 3-90563833 傳真：(60) 3-90562833
印刷 前進彩藝有限公司
初版一刷 2008年11月1日

售價／NT\$300

ISBN：978-986-173-441-5

城邦讀書花園

www.cite.com.tw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Printed in Taiwan)

本書如有缺頁、破損、裝訂錯誤，請寄回更換

Globalisation,
Democracy and Terrorism

By Eric J. Hobsbawm

霍布斯邦 看21世紀

艾瑞克·霍布斯邦

著

吳莉君
譯

全球化
民主與恐怖主義

【作者簡介】

艾瑞克·霍布斯邦 (Eric J. Hobsbawm)

一九一七年霍布斯邦出生於埃及亞歷山大城的猶太中產家庭。父親是一名移居英國的俄國猶太後裔，母親則來自哈布斯堡王朝治下的中歐。一九一九年霍布斯邦舉家遷往維也納，一九三一年遷居柏林，不論維也納或是柏林都屬於戰敗的一方。在那動蕩的時代裡，有人選擇法西斯，青年霍布斯邦則選擇了共產主義。一九三三年因希特勒掌權而轉赴英國，完成中學教育，並進入劍橋大學學歷史。在校期間，霍布斯邦與威廉斯 (Raymond Williams)、湯普森 (Edward Palmer Thompson) 等交往甚密；一九五二麥卡錫白色恐怖氣焰正盛之時，更與希爾 (Christopher Hill) 等人創辦著名的新左史學期刊《過去與現在》(Past and Present)。

一九三六年霍布斯邦加入共產黨，一九四六年進入「共產黨歷史學家小組」。從此以後，馬克思思想成了他終身奉行的價值。對於霍布斯邦來說，「黨」(Party) 這個字的「P」具有大寫般的重要地位，甚至想像不出如何跟非黨員交往戀愛。雖然信奉馬克思主義的政治背景令霍氏的教職生涯進展艱辛，卻使他與國際社會間有著更廣

泛的接觸經驗及更多的研究機會，從而建立了他在國際上的崇高聲譽。

一九四七年霍布斯邦成為倫敦大學伯貝克學院講師，一九五九年升任高級講師，一九七八年取得該校經濟及社會史教授職銜，迄至一九八二年退休。之後大部分時間任教於美國紐約社會研究新學院，是該校政治及社會史榮譽教授。

霍布斯邦的研究時期以十九世紀為主，並延伸及十七、十八和二十世紀；研究的地區則從英國、歐洲，廣至拉丁美洲。除了專業領域外，霍氏也經常撰寫當代政治、社會評論、歷史學、社會學理論，以及藝術、文化批評等。他在勞工運動、農民叛變和世界史範疇中的研究成果，堪稱當代史家的頂尖之流，影響學界甚鉅，迄今無人能出其右；而其宏觀通暢的寫作風格，更將敘述史學的魅力擴及至一般平民大眾。

【譯者簡介】

吳莉君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歷史系畢業，譯有《觀看的方式》、《我們在此相遇》。任職出版社多年，現為自由工作者。

目次

作者序

7

第一章

二十世紀的戰爭與和平

23

第二章

二十一世紀初的戰爭、和平與霸權

41

第三章

為何美利堅霸權不同於大英帝國

63

第四章

論帝國終結

93

第五章

新世紀的民族與民族主義

105

第六章

民主的前景

119

第七章
傳播民主

141

第八章
恐怖行動

147

第九章
暴力時代的公共秩序

169

第十章
不斷擴張的帝國

187

附錄
艾瑞克·霍布斯邦重要著作

203

中英索引

作者序

二十世紀是人類歷史上最極端的一個時代，因為它結合了前所未有的人類大災難以及豐盈富足的物質進步，而我們改變這座星球的能力，或說摧毀這座星球的能力，也在與日俱增，並不知伊于胡底——甚至已漫透到這座星球之外。我們該如何回顧這個「極端的年代」，或說，我們該如何前瞻從這個極端舊時代中孕生出來的新紀元？收錄在本書中的文章，是一位站在第三個千禧年開端的歷史學家，試圖去考察、分析和理解這個世界的情況，以及今日我們所面對的主要政治課題。這些文章同時也是對我先前某些作品的增補和更新，特別是我的「二十世紀短史」《極端的年代》（*Age of Extremes*），我與薄利托（Antonio Polito）的對談《新世紀》（*The New Century*），以及《民族與民族主義》（*Nations and Nationalism*）。這樣的嘗試是必要的。歷史學家能為這項工作貢獻什麼呢？他們的主要功能，除了記住其他人已經忘記或想要忘記的事情

之外，就是盡可能從當代的紀錄中後退，以更寬廣的脈絡且更長遠的視野去觀看與理解。

在這本以政治議題為主的研究集中，我選擇將焦點放在五個特別需要今日的我們去釐清思考的領域：一、「戰爭與和平」這個大問題在二十一世紀的發展；二、世界帝國的過去與未來；三、民族主義的本質和變化脈絡；四、自由民主的前景；以及五、政治暴力與恐怖主義。上演這五大問題的世界場景，由兩項緊密相關的發展所主導：一是人類藉由科技和經濟活動來改變地球的能力變得無比巨大且持續加速；二是全球化。不幸的是，這兩大發展中的第一項，到目前為止並未對政治決策者造成重大衝擊。各國政府的施政目標，依舊是盡可能提高經濟成長，對於全球暖化的危機，政府並未提出任何實際有效的因應步驟。另一方面，自一九六〇年代以來不斷加速的全球化——也就是把世界當成互聯活動的單一單位，不受在地疆界的阻礙——對政治和文化造成深遠衝擊，尤其是在當前這種不受控制的全球性自由市場的主導形式之下。本書收錄的文章並未特別討論全球化的課題，主要是因為在人類的各種活動中，政治是實際上較未受到全球化影響的領域之一。瑞士KOF經濟研究院曾對全球化做了一些有點含糊的量化工作，在該單位出版的全球化索引中（二〇〇七年），很容易找到

與經濟和資訊流動、個人接觸或文化擴散相關的詞條——例如，麥當勞和宜家家居的平均數量——但是在「政治全球化」這方面，除了一個國家的大使館數量、參與國際組織的會員資格，以及參與聯合國安理會任務的次數之外，該機構想不出其他更好的統計指標。

有關全球化的通盤討論或許超出了本書的範圍，但是有三項與全球化有關的整體觀察，卻和本書的論題緊密扣連。

首先，當前蔚為時尚的自由市場全球化，在國內和國際之間造成非常嚴重的經濟和社會不平等。而且沒有跡象顯示，雖然極貧的狀況一般已有改善，這種兩極化的情形不會在國家內部持續下去。這種快速竄升的不平等現象，已經變成這個新世紀社會和政治緊張的主要根源，特別是碰到經濟極端不穩定的時候，例如全球自由市場在一九九〇年代所導致的那些現象。亞洲新興經濟體的竄起已經對國際間的不平等造成壓力，不僅威脅到北方舊世界人民相對驚人的生活標準，對諸如印度和中國這類人口龐大、實際上絕無可能達到任何類似標準的國家亦然，只要這樣的壓力存在一天，就會產生它自身帶來的國內和國際性緊張。

其次，對全球化衝擊感受最強烈的，是那些從中獲益最少的人。因此，可以從全

球化的負面效應中得到庇蔭的一方——可以把成本「外包」(out-source)給勞力廉價國家的企業家，可以在任何高收入市場經濟中取得工作的高科技專業人士和高等教育畢業生——與無法得到好處的一方，對於全球化的看法就越來越兩極化。正因如此，對古老「已開發國家」中大多數靠薪水和工資維生的人而言，二十一世紀初帶給他們的，若稱不上是災難性的前景，至少也是個棘手的未來。全球化自由市場已經侵蝕了政府和福利體系保護他們生活方式的能力。在全球經濟中，他們必須與境外的男女競爭，那些人和他們擁有同樣的資格，卻只要他們薪水袋的一小角就可以雇用；在國內，他們所面對的全球化壓力是馬克思所謂的「勞力儲備大軍」，而這支大軍指的是來自全球廣大貧困鄉村的移民。諸如這樣的情勢，當然不可能許諾一個政治和社會穩定的時代。

第三，儘管全球化的真實規模還算溫和，也許除了幾個大體說來面積較小的國家，主要在歐洲，但它激起的政治和文化衝擊卻大到不成比例。因此，在西方大多數的已開發經濟體中，移民都是最主要的政治問題，雖然居住在第一世界的非本國出生人口，實際上並沒超過百分之三。在二〇〇七年KOF所做的經濟全球化排名中，美國居第三十九，德國第四十，中國第五十五，巴西第六十，南韓第六十二，日本第六

十七，印度第一〇五，不過上述國家除巴西外，其他在「社會全球化」的排名中都略高（英國是唯一一個在經濟全球化和社會全球化排名中都位居前十名的主要經濟國）¹。也許這是一種歷史性的短暫現象，也許不是，但無論如何，短期之內這種不成比例的衝擊，仍然會對國內和國際性政治帶來嚴重後果。我預測在未來的一、二十年內，政治抵抗——未必是恢復正式的貿易保護主義政策——將會以某種方式減緩自由市場全球化的速度。

我希望，書中討論戰爭、霸權、帝國和帝國主義、民族主義現況，以及公共暴力與恐怖主義等篇章，無須進一步說明，讀者就能領略理解。我希望那兩篇討論民主的文章也能如此，因為我意識到，試圖點出西方通俗政治論述中最神聖的母牛之一其實並不如眾人所想像的那般豐乳多汁，是一項極富爭議性的做法。在今日的西方政治論述中，有關民主的種種論點——特別是把某些神奇的特質歸派給由多數選民在幾個敵對政黨中選舉出來的政府——比起任何言論或政治概念，都更是無聊且無謂的廢話胡扯。在晚近的美國修辭學中，「民主」一字已經完全脫離現實。我的這兩篇文章想透

1 作者註：這項排名乃根據二〇〇四年的數據。

過理性和常識來冷卻這股熱潮，希望能對這項必要的工作做出小小貢獻，雖然如此，我仍堅定支持為人民——所有人民，無論富者或窮者，賢者或愚者，通曉者或無知者——服務的政府，以及得到人民參與和同意的政府。

收錄在本書中的文章都做過必要的修訂與更新，它們最初大多數是針對不同聽眾所進行的講演，試圖說明或解釋這個世界（或這個世界的大部分地區）今日所處的情勢。這些文章或許有助於指出我們在這個新世紀初所面臨的一些問題，但並未提出建議綱領或實際解決方案。這些文章寫於二〇〇〇年到二〇〇六年間，並因而反映了那段時期人們特別關注的一些課題，其中最主要的是美國政府於二〇〇一年決定建立單手支撐的世界霸權，廢除行之有年的國際慣例，認為自己有權利在任何喜歡的時刻發動侵略戰爭或其他軍事行動，並真的如此行動。既然伊拉克戰爭已完全失敗，我們便無須去證明這項計畫有多不切實際，而我們是否該讓它持續下去這個問題，更完全是一種學院式的討論。總之，有一點很清楚，讀者也應該牢記在心，那就是，我對這項計畫乃抱持深刻的批判態度。這有部分來自於本人堅定而無可動搖的政治信念，包括對帝國主義的敵視，不論那些強權如何吹噓他們的征服行動為受害者帶來多少好處，或白人自以為是的優越性為其他有色民族做了多好的安排。這項批判同樣也基於合理

可信的懷疑——懷疑政府和統治者那種妄自尊大的職業病，相信自己擁有無可限制的權力和成功。

大多數為美國二〇〇一年以後的行動進行辯解的論述或謊言，不論出自英美政治人物、支薪或不支薪的辯士、修辭家、公關代表、遊說團體和業餘意識形態家，都再也無須浪費我們的時間。不過，有人曾提出一種比較不那麼聲名狼藉的說法，不是專為伊拉克戰爭辯護，而是做為一種普遍性的主張，那就是：在一個全球日漸野蠻、暴力和失序的時代，為了保護或建立人權，跨國界的武力干預是合理正當的，有時甚至是必須的。對某些人來說，這意味著世界帝國霸權是可取的，特別是由美國這個唯一有能力建立這種帝國的國家來執行。這種或許可稱之為人權帝國主義的論點，是在共產國家南斯拉夫瓦解導致巴爾幹半島衝突升高，特別是波士尼亞戰亂正熾期間，進入到公共討論領域。支持該項論點的人似乎認為，唯有外界的武力干預才有辦法終止永無止境的相互屠殺，而美國是唯一有能力及意願去使用這類武力的國家。由於美國在該區毫無特殊的歷史、政治或經濟利益，使得它的干預讓人更加欽佩，且看起來特別無私。關於這點，在書裡的文章中有詳細討論。雖然我在文章裡已提到反對這項論點的理由，特別是在〈民主的擴張〉一文中，不過在此我願提出幾項額外的觀察。

認為強權國家在追求其國際政策的同時也可能會做出一些對捍衛人權有益的事，基本上是有問題的，它們或許會意識到這麼做的宣傳價值，但這類價值對它們的目的而言，是非常非常附帶性的，今日，只要它們認為有必要，就會以極其殘忍的野蠻手段去獵捕自己的目的，這就是二十世紀留給我們的遺產。對那些把偉大的人類目標當成核心價值的人而言，他們和任何國家的關係都可以是某種特殊的聯盟或對立，絕不會是永久認同。即便有非常罕見的、真心追求傳播其普世使命的新興革命國家——例如一七九二年後的法國、一九一七年後的俄羅斯，但不包括喬治·華盛頓時代採行孤立主義的美國——也總是壽命不長。任何國家的預設立場，都是追求自身的利益。

除此之外，支持以武力干預他國事務的人道主義，是建立在以下三種假設之上：一、當代世界可能發生不可容忍的情況，通常是大屠殺甚至是種族滅絕；二、沒有其他可能的解決方式；三、這樣做的好處明顯超過代價。這三項假設在某些時候都有其正當性，但是，如同有關伊拉克和伊朗的辯論所顯示的，究竟要具備哪些條件才能稱之為「不可容忍的情況」，幾乎很難取得普世同意的答案。也許下面這兩個案例大家可以取得一致的共識，認為干預是正當的：一是越南入侵柬埔寨，終結了令人髮指的波布政權的「殺戮戰場」（一九七八年）²；二是坦尚尼亞摧毀了阿敏在烏干達的恐怖

政權（一九七九年）³。（當然，並非所有快速而成功的外國軍事干預，都能在當地的危機情勢中產生如此令人滿意的結果——比較令人質疑的案例包括賴比瑞亞和東帝汶。）兩者皆由短暫入侵所達成，並產生立竿見影的效果和某種持續性的改善，但兩者都無意廢止已經確立的國際外交原則，亦即不干預主權國家的內政事務。附帶一提，這兩項干預事件都不具有帝國主義的意含，也和更廣泛的世界政治無關。事實上，美國和中國還是繼續支持被罷黜的波布。這樣的特殊干預事件，和可以容忍由美國建立世界霸權，根本風牛馬不相及。

2 譯註：波布（Pol Pot）為柬埔寨赤棉領導人，一九七五年取得政權後，以殘暴手段進行統治，造成一百多萬人死於非命。波布在外交上採取與越南敵對的政策，導致越南與反波布的游擊隊結合，於一九七八年派兵越過邊界，一九七九年初攻佔首都金邊，並扶植親越的赤棉分子成立柬埔寨人民共和國。一九八四年的電影《殺戮戰場》（*The Killing Fields*），就是描述赤棉統治下可怕的屠戮。

3 譯註：阿敏（Idi Amin）為烏干達的軍事獨裁者，一九七一年取得政權後，肆意進行政治壓迫、種族驅離和非法屠殺，據估計，在其統治期間的死亡人數約有五十萬人，並導致大量難民逃至鄰國坦尚尼亞。阿敏除了在境內以殘酷手段對付異議分子，一九七八年還試圖併吞坦尚尼亞的一省，導致坦尚尼亞與烏干達發動戰爭，並於一九七九年推翻阿敏政權，阿敏本人逃亡至賴比瑞亞，二〇〇三年死於沙烏地阿拉伯。